



世界经典名著

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选

(中)

〔俄〕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
雷 晶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百岁老大娘	1
别人家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.....	8
第一章	8
第二章	31
诚实的小偷	66
圣诞晚会上基督身旁的小男孩.....	88
一 “带着一只小把手” 的男孩	88
二 圣诞晚会上基督身旁的小男孩	90
小英雄	95

百岁老大娘

前几天有位太太对我说：“那天早上，我迟迟才动身，走出家门时差不多是中午时分了。我是故意弄得诸事缠身似的，正好到尼古拉耶夫斯基大街两个相隔不远的地方去。先上事务所去，在那大门边可以见到那位老大娘。她给我的印象是那样老态龙钟，弯腰驼背，拄根拐杖，只是我还是猜不出她的年岁多大。她来到大门边，就在门旁的一个角落里坐在打扫院子人的长凳上休息。其实，我从她身旁走过，她在我眼前只是闪了一下罢了。”

“约莫十分钟后，我从事务所里出来，走过两座房子就是一家商店，上星期我在那里给索尼娅订购了一双皮鞋，于是就便去把它取回去。我一眼望去，发现那老大娘现在已经来到了商店旁边，也是坐在大门边的长凳上。她坐在那里而且朝我看，我报以微微一笑。我进商店去取皮鞋。哟，三、四分钟后，当我继续向涅夫斯基大街走去时，却看见老大娘已经来到了第三座房子旁，也在大门边，只是没有坐在长凳上，而是靠在墙壁的凸出部位上。这大门边没有长凳子。我不由自主地忽然在她面前停了下来，心想：她为什么要在每个房子前坐下来呢？”

“‘老太娘，你累啦？’我问。”

“‘累了，亲爱的，我老是觉得很累。我看今天天气很暖和，太阳又很好，所以我就上孙女们家吃饭去。’”

“‘老大娘，你这是去吃饭？’”



‘亲爱的，是去吃饭，是去吃饭。’

‘你这样会走不到吧？’

‘不，走得到的。瞧，我就这样走一阵，休息一会，然后又起身走。’

我打量老大娘，心里感到十分惊异。老大娘身材矮小，一身干干净净，衣着破旧，想必是小市民出身。她拄根拐杖，脸色苍白，皮肤腊黄，双唇毫无血色，活像一具干尸。她坐着，微笑着，阳光浴满她全身。

‘老大娘，你年纪大概很大了吧？’我随口问。

‘一百零四，亲爱的，我一百零四岁，只不过是（她这是开一开玩笑）……你上哪儿去呀？’

她望着我，高高兴兴地笑着。难道她是想和谁说话？百岁老人还如此关心我上哪儿去，使我感到非常惊讶，似乎她真的想知道哩。

‘是这样的，老大娘，’我也笑起来说，‘我给女儿在商店买了双皮鞋，现在带回家去。’

‘噢，小小的皮鞋，你有小女儿？你真有福气，还有其他孩子吗？’

她又望着我笑。她两眼失神，几乎不见生气，但那里面却仿佛放射着亲切的光焰。

‘老大娘，你愿意的话，从我这儿拿五个戈比去给自己买个白面包吧，’说着我就给了她五戈比。

‘你干吗给我呢？也好，那我就拿着你的了，谢谢。’

‘拿去吧，老大娘，请别介意，’她收下了。显然，她不是乞讨，她还没到那种地步。她是漫不经心地拿去的，根本没有把它当成施舍物，仿佛她这么做是出于礼貌或者



出于一片好意。不过，也许她也很喜欢，因为有谁和她这个老太婆交谈呢？不只是交谈，而且还怀着一片爱心去关怀她呢？

‘好吧，再见，老大娘。’我说‘祝你一路平安。’

‘会走得的，亲爱的，到得了的，我会到得了的。你上你孙女那儿去吧。’老大娘弄错了。她忘了我的是女儿，而不是孙女，大概她以为我和她都有了孙女。我向前走去，最后一次回过头来，望见她缓慢而艰难地站起身，用拐杖戳一下地，拖着步子沿着街道蹒跚走去。也许她在路上还要休息上十次，才能到达‘吃饭’的地方。她经常上哪儿去吃饭呢？这么一个怪怪的老大娘。”

这个故事我是那天早上听到的。其实，那不算什么故事，而是与一个百岁老人相遇留下的一个印象而已（实际上，你什么时候能遇上百岁老人，而且是一个精神上充满活力的百岁老人呢？），因此，我把它全忘了。夜深了，我看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后就把杂志放在一旁，突然想起了那位老大娘，而且不知为什么我又驱使自己继续去想象：她是怎样走到孙女家吃饭的呢？我的眼前浮现出另一幅，可能是十分逼真的小画面。

她的孙女们，也许包括她的外曾孙女们，她已经把她们一并叫做孙女了，大概是某个同一行业的人，自然也就是同一家的人了，要不她怎么会上她们家吃饭呢。她们住地下室，大概承租了一间理发铺。她们当然是穷苦人，但是她们依然要糊口，而且还得循规蹈矩。老大娘到达孙女家时大约是下午一点多了。她们没有想到她会来，但可能十分亲切地迎接她。



“是你啊，玛丽亚·马克西莫芙娜，请进，请进，欢迎你，上帝的奴隶！”

老大娘喜笑颜开地往里走，门铃还在久久地发出刺耳的尖细响声。她的一个孙女，想必就是那个理发匠的妻子吧。理发匠本人年龄还不大，约莫三十五岁的样子，可是按职业来说也算得上是一位老师父了。虽然这种手艺并不复杂，但工作服却像煎饼那样油渍斑斑。是不是由于使用化妆香膏的缘故，我就知道了。不过，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“理发匠”，仿佛他们工作服的衣领总是沾满着灰粉。三个孩子——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——立即跑到了外曾祖母的跟前。通常，这么一大把年纪的老大娘不知为什么总是和小孩子们相处得非常好：她们自己在心理上已经变得十分像孩子了，有时甚至同他们毫厘不差。老大娘坐下来；男主人不知道是在接待客人还是忙于别的什么事。他的一个年约四十岁的熟人正准备离开。他的外甥，他姐姐的儿子，一个十六、七岁的小伙子也来做客，他想进一家印刷厂工作。老大娘画了个十字坐着，望着客人。

“哎哟，好累！你们这儿来的是谁呀？”

“是我呀！”客人笑着回答说，“玛丽亚·马克西莫芙娜，您难道认不出来啦？前年，大家和您一块儿到树林里去采过蘑菇哩。”

“啊，是你呀，我认得，一个好开玩笑的人。我记得你，只是想不起你叫什么名字了，你是哪一个呢？哦，记起来了。

哎哟，我有点儿累了。”

“玛丽亚·马克西莫芙娜，您是一位年高望重的老人，



为什么一点儿也不见老，那我想问问你，”客人开玩笑说。

“那你就说吧！”看起来老大娘像在开玩笑，不过，她心里确实很高兴。

“玛丽亚·马克西莫芙娜，我可是个好心人呢。”

“和你这个好心人聊聊很有趣哩。哎哟，我都要憋死啦，妈呀。谢廖任卡的大衣看样子做好了把？”

她指着那个外甥说。

那个外甥是个壮健的胖小子，这时正满脸堆笑地把身子挪过来；他上身穿着簇新的灰大衣。新大衣穿在身上使他喜不自禁，大概要一个星期后心里才能平静下来。现在他在不停地看看翻袖口，瞧瞧翻衣领，在镜子里面全身上下看个遍，自觉格外满意。

“喂，走过来，转个身，”理发匠的妻子连珠炮似地说起来，“马克西莫芙娜，你瞧瞧，这大衣做得有多漂亮，花了整整六个卢布，算便宜的哩。普多霍雷奇那儿说，现在不止这个数呢。还说这价钱以后是买不到了，而且这衣服经久耐穿。你瞧这料子吧！喂，转过身来！这衬里有多好，真结实，真结实。喂，你再转个身来看看！钱就是这么花的，马克西莫芙娜，我们的钱全用光啦。”

“哎，妈呀，如今物价这么高，有什么办法呢，你最好别跟我说这些，免得我心里不好过。”马克西莫芙娜动情地说，心情仍然不能平静。

“好了，别再说啦，”男主人说道，“该吃点东西了吧，怎么样啊？我看你大概太累了，马克西莫芙娜。”

“哎哟，聪明人，我是累了。今天天气暖和，太阳又好，心里一想，我就来看你们了……真想躺下来。啊，我



在路上碰到一位可爱的太太，她很年轻，给孩子买皮鞋，她对我说：‘喂，老大娘，你怎么，累了吧？呶，给你五戈比，给自己买个白面包……’你知道吗，我接下了那五戈比……”

“奶奶，你还是先休息休息一会，你今天怎么这样喘不上气来呢？”男主人忽然特别关切地说。

大家全都望着老大娘，见她霎时脸色大变，双唇发白。她也望着大家，但两眼有点失神。

“呶，我想……给孩子们买点蜜糖饼干……五个戈比……”

她又停了说话，又喘了一口气。大家忽然都沉默起来，这样差不多过了五秒钟。

“怎么啦，奶奶？”男主人对她弯下身子说。

但是老大娘没有回答；又是一阵沉默，又有五秒钟久。老大娘的脸色似乎变得更白，脸庞似乎也显得更加消瘦了。两眼呆呆地不动，嘴角上凝固着一丝丝微笑；她直愣愣地瞅着，似乎没有了视觉。

“快去请牧师来！……”那个客人忽然从后面急急地小声说。

“对……不……是不是来不及了……”男主人嘟哝说。

“奶奶呀，奶奶？”理发匠的妻子呼喊着重老大娘，顿时惊慌起来；但是奶奶一动也不动，只是脑袋歪斜着，搁在桌子上的那只右手里握着那五戈比，而左手还停放在约六岁的最大的外曾孙米沙的肩膀上。米沙一动不动地站着，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凝望着外曾祖母。



“她走了！”男主人叹息一声，一字一顿地郑重地说，并在自己身上轻轻地画着十字。

“瞧！我看她真的不行了，”客人断断续续无限感慨地说；

他万分惊讶地环视所有在场的人。

“哎，天哪！你看现在怎么办呢？马卡雷奇。是不是把她送到那里去？”女主人心急如火、不知所措地唧唧喳喳地说。

“那里是什么地方啊？”男主人不急不慢地说，“丧事我们就在这儿办吧，难道你不是她的亲属？应当去报个丧。”

“啊，一百零四岁！”客人没有走，他愈来愈受感动，甚至惭愧得脸红起来。

“是啊，最近几年她连性命都不顾了，”男主人庄重地说。

他感到非常自豪，于是一边寻找帽子，一边取下大衣来。

“可不是，刚才她还喜笑颜开、很开心嘛！你瞧，她手里还拿着那五戈比！还说要买蜜糖饼干，啊呀呀，咱们的老大娘！”

“呶，我们是不是走吧？彼得·斯捷潘内奇，”男主人打断客人的话说。于是俩人往外走去。对这位老人的去世，人们自然没有哭泣。一百零四岁了，“无疾而终并且无所羞愧”。女主人上邻居家去求助，他们几乎是高兴地听了这消息就马上跑了来，叹息着，喊叫着。不用说，第一件事是把茶炊生好。孩子们惊异地躲到角落里，远远地



望着去世的外曾祖母。不论活多久，米沙都会记得他的外曾祖母，记得她死时把一只手忘在了他的肩上。而待他去世时，世上就不会有人记起和知道，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老大娘活了一百零四岁。她为什么活着，怎样活着，——也没有人知道了。为什么要记住呢，要知道，反正都是一样的嘛。千百万的人也都是这么离开的：无声无息地活着，无声无息地死去。这些百岁老人也许只有在临终时，仿佛才有点动人而平常的东西，甚至重大而无奇的东西，因为迄今为止，一百岁才给人一点点惊奇的东西。愿上帝保佑善良百姓的生与死吧！

然而，这不过是垂手可得没有一定情节的描述罢了。说实在的，你尽可以从一个月前听到的故事中，说点更引人入胜的东西。怎样着手呢？说的或者恰好不是那件事，或者与那件事本身无关的，或者“不全是你所知道的那件事，”然而，最终依然会留下一些只是最没有情节的东西……

别人家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

——一件罕见的怪事

第一章

“劳驾，先生，请允我向您打听……”

一个过路的行人浑身一抖，有点吃惊地望了穿浣熊皮



大衣的先生一眼。这位先生开门见山，向他提问，时间是傍晚七点多，地点是在大街的中间。大家都知道，要是一位彼得堡的先生在大街之上，同另一位完全陌生的先生谈点什么的话，那另一位先生肯定会吓一大跳的。

这位过路人正是如此：他浑身一抖，有点害怕。

“请原谅我惊动您了，”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开口说道，“不过，我……我，确实不知道……您一定要原谅我，您看，我的心绪有点不佳……”

穿一件腰部带褶子的旧式大衣的青年人这才发现，那位穿熊皮大衣的先生的确情绪不好。他满布皱纹的脸庞，相当灰白，声音不断地颤抖，显然，思想纷乱，前言不搭后语。看得出来，说出这一恳切的要求，他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的，因为对方在官阶和地位方面都比他低，而对方却又不得不向他有所要求。再说，这种要求，从一位穿着这么昂贵的大衣，这么深绿色的考究的燕尾服，衣上还戴着五颜六色的装饰物的先生方面来说，这种要求，至少是不体面的、不合身份的、甚至是反常的。很明显，所有这一切使得穿熊皮大衣的先生感到尴尬，最后，这位心绪不佳的先生终于克制不住了，决心压住自己的激动，体面地掩饰他自己造成的令人不快的场面。

“请您一定要原谅我，我心境不好。不过，您确实不了解我……打扰您了，请原谅！我改变主意了。”

这时，他出于礼貌，把帽子稍稍抬起，然后就朝前跑去。

“不过，请允许我……您请便！”

但是，那个矮个子在黑暗中消失了，让穿腰部带褶子



的大衣的那位先生站在那里目瞪口呆。

“这人真怪！”穿腰部带褶子的大衣的先生想道。后来，他在着实大吃一惊以后，终于摆脱了麻木状态，想起了自己的事情，开始来回徘徊，同时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栋楼层无数多的楼房大门。烟雾开始消散，青年人有点高兴了，否则，他在雾中漫步更加看不清楚，尽管有一位整天站在那里失望的马车夫可能看见他。

“请原谅！”

过路人又浑身一抖：原来又是那个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站在他的面前。

“对不起，我又……”他开口说道，“不过，您，您肯定是一位高尚的人！请您不要把我当作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看，其实我语无伦次，不过，一定要请您从人道主义的角度……”

先生，站在您面前的是一个非常有求于您的人……”

“到底是什么事？如果我能办到……”

“您或许以为我向您要钱吧！”这位神秘的先生歪着嘴巴，歇斯底里地笑着，但面色惨白。

“哪能呢，先生！”

“不，我看得出来，我给您添麻烦了！请原谅，我无法克制自己。就算您认为我神经错乱，几乎发疯了也好，但您千万不要作出什么结论……”

“还是谈正事吧，谈正事吧！”青年人作了回答，鼓励性地但很不耐烦地点了一下头。

“啊！原来是这样！您，一个这么年轻的人，居然提醒我谈正经事，好像我是一个多么不懂事的小孩子！我真



糊涂到了极点！我的自贱，您是怎么看的，请您坦率地告诉我？”

青年人感到很不自在，没有说话。

“请允许我坦率地问您：您是否见到过一位太太？这就是我的全部要求！”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终于果断地说了出来。

“太太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是一位太太。”

“我见过的……不过，老实说，从我身旁走过去的太太很多……”

“正是如此，先生，”神秘人带着苦笑回答道。“我言语混乱，我要问的不是这个，请您原谅我。我想要说的是您见没见过一位穿狐皮外衣，披着黑色天鹅绒斗篷、戴着黑面纱的太太？”

“不，这样的没见过……不，好像没有发现过。”

“噢！既然如此，那么请您原谅，先生！”

年轻人想要问点什么，但穿熊皮大衣的先生又已经消失了，又把自己耐心的听者呆呆的扔在那里。

“他一定是见了鬼了！”穿带褶子大衣的年轻人想道。他显然已经不耐烦了。

他懊丧地竖起海龙皮衣领，又开始走来走去，同时小心翼翼地楼层很多的大楼门前走过去。他生气了。

“她怎么还不出来呢？”他想道，“都快到八点钟了！”钟楼上响了八下。

“啊呀！您到底见鬼啦！”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！……”



“请您原谅我这么把您……不过，您这么悄悄地走到我跟前，使我吓了一跳。”过路人一边说，一边皱眉头，同时表示歉意。

“我又找您来了，先生！当然，我一定使您觉得我是一个不安份的怪人吧，先生！”

“请您行行好，别绕圈子，快点说清楚。我还不知道，您到底要求什么？……”

“您有事吧？看得出来的，先生！我把一切都坦白告诉您，不说废话！有什么办法呢？！环境有时会把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硬拉在一起……不过，我看得出来，您很不耐烦，青年人……您看是这样的……不过，我还不知道怎么说呢？我在找一位太太，先生！（我已下定决心，把一切都说出来）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位太太到哪儿去了？至于她是谁？我想您不必知道她的名字，青年人！”

“嗯，嗯，继续讲下去。”

“讲下去！这是您同我讲话的口气！对不起，也许我叫您年轻人，伤害了您，不过，我丝毫没有……总而言之，如果您乐意帮我一个大忙的话，是这么回事，先生，一位太太，先生，也就是我想说的是一位正派的女人，出自高贵人家，是我的一位熟人……我受人之托……您看见了吧，我本人还没有成家……”

“嗯。”

“您设身处地，替我想想看，青年人，（唉，我又说错啦！真对不起您，先生，我老是叫您青年人！）每分每秒都很珍贵……您想想吧，这位太太……您能不能告诉我，什么人住在这幢房子里？”



“这……这里住的人很多。”

“对，就是说，您说的完全正确，”着浣熊皮大衣的先生回答道，他为了挽回面子，淡淡地笑了起来。“我觉得我是有点前言不搭后语……不过，您说话干吗用那种口气呢？您看，我是诚心诚意承认我言语混乱的，如果您是一位高傲的人，您一定看够了我的自我作贱……我说，一位太太，行为高尚，也就是举止轻浮，对不起，我的思路混乱不堪，好像在说一部什么文学作品。比方说，您以为是在说波尔·德柯克内容轻佻的作品，而这位作家的全部可悲之处就在……这里……”

年轻人怀着遗憾的心情望了望穿熊皮大衣的先生。这位先生看来思路已经彻底混乱，他沉默下来，直望着年青人，毫无意义地微笑着，同时无缘无故地用颤抖的一只手，去抓青年人的大衣翻领。

“您问什么人住在这里吗？”年轻人稍稍后退了一步，问道。

“对，您说过，有许多人住在这里。”

“这里嘛……我知道，索菲娅·奥斯塔菲耶夫娜也住在这里。”年轻人悄悄地说道，甚至带有一点同情的味道。

“唔，您看，您看！您一定知道点什么，年轻人，是吗？”

“我向您保证，不，我一无所知……我是根据您心烦意乱的神态来判断的。”

“我刚才从厨娘口里打听到，她常来这里。不过，您没说对，也就是说她不是来找索菲娅·奥斯塔菲耶夫娜的……他们俩互相并不认识……”



“不认识？唔，那就请您原谅了，先生……”

“看来，您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，年轻人，”古怪的先生带着辛辣的嘲讽口气说道。

“您听我说，”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道，“其实我根本不知道造成您心绪不佳的原因，大概是有人对您背信弃义吧，请您直率地说出来，行吗？”

年轻人赞许地微微一笑。

“我们起码能做到相互理解，”他补充了这么一句，随即他的身子就非常宽容地表露出他想微微鞠躬的愿望。

“您可要了我的命啦！不过，（我向您坦白承认）事情正是这样……但谁不出事呢……您的关切深深地感动了我……您一定会同意，在青年人之间……我虽然不算年轻，但是，您知道，习惯、单身汉的生活，单身汉之间，大家都知道……”

“好，都知道，都知道！我到底该怎么帮您呢？”

“这样吧，先生！您是同意去拜访索菲娅·奥斯塔菲耶夫娜的……我现在还不确切知道这位太太到哪里去了，我只知道她在这栋房子里。看到您在这儿踱步（我自己也在那边散步），我就想……您是否看出我在等这位太太呢？……我知道她在这里，我很希望碰到她，向她解释解释，什么是不体面和卑劣……总而言之，您是理解我的……”

“唔，嗯！”

“我这样做，也不是为了自己，您不要以为……这是旁人的妻子！丈夫站在那里，站在沃兹涅申斯基桥上。他想捉奸，但他还下不了这个狠心。他还不相信，也像任何



一个丈夫一样……（这时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想笑一笑）我是他的朋友。您一定会同意，我是一位颇为受人尊敬的人，我不可能是您所想象的那种坏人。”

“那当然，先生！嗯！……”

“就这样，我老是在捉她，我受人之托嘛，先生（一个倒霉的丈夫！）但是我知道，这位年轻的太太很狡猾（枕头底下老是藏着波尔·德·科克的言情小说）。我相信她会人不知鬼不觉地偷偷溜掉。我坦白承认，是厨娘告诉我的：她经常来这里。我一听到这个消息，马上就发疯似的跑来了。我想捉住她，我早就对她有怀疑，所以我才问您，您在这里来回走动……您——您——我不知道……”

“说吧，说吧，您到底要什么？”

“对，先生！……我不曾有过荣幸认识您；现在也不敢动问您尊姓、大名……至少，让我们认识认识吧，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机会！……”

浑身颤抖的先生热烈地摇撼着青年人的一只手。

“这应该是我一开始就要做的事，”他补加了这么一句，“但是我忘了所有的礼仪！”

说话的时候，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无法站立在原地，老是心神不定地向两旁张望，不时倒换着两只脚，像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一样，一手牢牢地抓着年轻人。

“您看见了吧，先生！”他继续说道，“我想和您交个朋友……请原谅我的放肆……我想求您走到那一边去，然后从后门的小巷那边再走回来，就这么来来回回地，画一个门字形。我呢，就到大门口附近去徘徊，这么一来，我们就不会让人溜过去了。我老是耽心一个人是堵不住的，

